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

十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四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六

設官部五十六縣令

縣令一



廣雅氏通典曰周官有縣正

四百里為縣

各掌其縣之政令

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

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周官作雒篇曰千里百縣縣有

四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

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令

尹其職一也

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又齊威王即位召即墨大夫

語之曰子居即墨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我左右以求名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名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民人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名也乃烹阿大夫左右常稱者皆并烹之遂起兵擊至諸侯諸侯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

漢書曰凡

縣大率方百里民稠則減稀則曠

成帝綏和元年長相墨綬哀帝建平

二年復黃綬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

胡廣云秋冬歲盡各計縣

戶口墾田錢糧出入盜賊多少上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為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負多尤為殿者於後曹對責以糾怠慢也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民不敢欺光武初即位詔曰前密令卓茂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令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三千戶以茂長子為大中大夫次子為郎中又周滎字平孫當實憲縱暴滎嘗排奏之及竇氏敗滎自鄆令擢為尚書令又王渙為洛陽令人為立祠及桓帝事黃老道毀諸旁祠惟特詔密縣留卓茂廟及渙祠也又漢官曰明帝臨觀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及至而非尤其太盛勅去軒綏時偃師長治有能以事詣臺因取賜之下縣遂以

為故事

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狹廣置令

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土給均吏

後漢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

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百工多者置工官主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所在諸縣均差吏更給之署吏隨事不具縣員晉置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

郡山公啟事曰溫令許奇等並見能名雖在職各日淺宜顯報大郡以勸天下詔曰按其資歷悉自足為郡守各以在職日淺則宜盡其政績不宜速他轉也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

宋諸縣署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自晉宋以後令長

國相皆如漢制

齊傳琰字季珪為山陰令父傳祐亦為山陰令父子並著奇績世云諸傳有治

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梁顧憲之字士思為建康令京師飲酒得醇旨者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何遠字義方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為建康令正身勵廉節除淫祀武帝聞其名擢為宣城太守自縣令為近畿大郡近代未有 張稷字公喬為剡縣令多為山水遊及山賊作亂又保全縣境 蕭景字子昭為永寧令永嘉太守膀郡門曰諸縣有疑滯可就永寧令決之

後魏縣置三令長

說在刺史

篇

孝文初制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

祿能靜二縣者兼理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

二郡者兼理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太和中次

職令其祿甚厚

後魏孝文以北平府長史裴聿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俸祿優之乃以亮

帶野王令聿帶溫縣令時人榮之

其後令長用人益雜但選勤舊令史

爲之而縉紳之流恥居其位北齊制縣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縣至下下縣凡九等然猶因循後魏用人濫襍至於士流恥居之元文遙遂奏於武成帝請革之乃密令搜揚世胄子弟恐其辭訴總召集神武門宣旨慰諭而遣自此縣令始以士人爲之隋縣有令有長煬帝以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令並增正五品諸縣皆以所管閒劇及衝要之處以爲

等級

開皇十三年以臨潁令劉曠治政尤異擢為營州刺史又魏德深為貴鄉長轉館陶長貴鄉民吏

號泣請留詔許之貴鄉民吏

唐縣有赤

三府共畿八

歌呼滿道館陶合境悲哭

二望

七十百一上四百四

中

二百九

下

五百五

七等

之差

京都所治為赤縣京之旁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為差

增文獻通

考曰宋史宋制縣令建隆元年令天下諸縣除赤畿外

有望緊上中下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平決獄訟有德

澤禁令則宣布之凡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

掌之以時造戶版及催理二稅有水旱則有災傷之訴

以分數蠲免民以水旱流亡則撫存安集之無使失業
有孝悌行義聞於鄉閭者具事實上於州激勸以勵風
俗若京朝幕官則為知縣事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
監押 建隆三年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
或幕職為之

朝臣知縣自大理正奚
嶼監察御史王祐等始

天聖間天下多缺

官而令選尤猥下貪庸耄懦為清流所不與而久不得
調乃為縣令人數言其病民乃詔為舉法以重令選凡
知州轉運使歲舉見任判司簿尉有罪非贓私有出身

三考無出身四考堪為令者一人或二人自是人重為令令選稍精慶歷間詔天下知縣非鞫獄母得差政和

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課農桑

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戒游手四

曰謹時候五曰戒苟簡六曰厚蓄積七曰備水旱八曰

戒殺牛九曰置農器十曰廣栽植十一曰卹田戶十二

曰無妄訟

自政和以來太平盛時人皆重內輕外士大夫皆

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然後議所以增重

激勸之法靖康初詔初改官必為縣

七月詔三省申明舊制今後不以堂

除吏部人凡初改官未曾實歷知縣者不許別除差遣

紹興七年詔將寺監丞簿

等任滿已改官人未歷民事者各與堂除知縣一次並

借緋章服九年詔吏部自後縣令差文臣

臣僚言建炎以來多差武

臣為害甚衆至是始停罷然沿邊溪洞處仍許用武臣

乾道元年詔京官知縣以

二年為任屢有更革卒以三年為任非兩任縣令不除

監察御史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慶元初復詔除

殿試上三名省元外並作邑五年又令試大理評事已

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著為令自後雖宰相子

殿試科甲人無不宰邑者矣 金史遼五京諸州屬縣

各有縣令縣丞主簿尉金赤縣

謂大興宛平縣

令一員從六品

掌養百姓按察所部宣導風化勸課農桑平理獄訟捕除盜賊禁止游惰兼管常平倉及通檢推排簿籍總判縣事次赤縣曰劇縣令正七品諸縣令從七品凡縣二萬五千戶以上為次赤為劇二萬戶以上為次劇在京倚郭者曰京縣自京縣而下以萬戶以上為上縣三千戶以上為中縣不滿三千戶為下縣續文獻通考曰縣有置謀走者隸於猛安之下職從五品掌撫輯軍戶

訓練武藝惟不管常平倉餘同縣令世宗大定間詔年老之人毋注縣令其佐亦擇壯者參用二十年更定銓注縣令丞簿格又命應部除官嘗以罪罷而再叙者遣使按其治迹如有善政方許授以縣令無治狀者不論任數多少並不得授元史曰元世祖至元三年合併江北州縣六千戶之上者為上縣二千戶之上者為中縣不及二千戶者為下縣二十年又定江淮以南三萬戶之上者為上縣一萬戶之上者為中縣一萬戶之下

者為下縣上縣秩從六品達嚕噶齊一員尹一員中縣秩正七品下縣秩從七品達嚕噶齊及尹悉如上縣之制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初定縣三等賦十萬石以下為上縣知縣從六品六萬石以下為中縣正七品三萬石以下為下縣從七品已而並改正七品京縣正六品所屬衙門有儒學教諭訓導陰陽學訓術醫學訓科僧會司道會司其有巡檢司稅課局驛遞閘壩批驗所河泊所倉草場者設官如州知縣掌教養縣民之事凡

歲貢學生三歲貢士歲攢實徵十歲造黃冊民之賦役
視丁與產必調劑而均節之若歲大歉請於上司而時
蠲減焉獄訟必詢其情理考諸律例而決之有不伏請
陳於上為雪理焉凡養老祀神表善賑饑卹窮通貨之
事時省而敦行之凡山海澤藪之產資國用者按籍而
登焉諸所屬衙門如州者職亦如之庶人在官者縣亦
如州

縣令二

原左傳曰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
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
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
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 晏子春秋曰景公
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嬰
對曰嬰知過矣請復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召而賞
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
所以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

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
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
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 又
曰晉平公問趙武子曰中年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
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邢子可
公曰邢子非子之讐耶對曰私讐不入公門又問曰中
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外舉不避讐內
舉不避子 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

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
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以共載者白首
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幼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史記曰西門豹爲鄴令會父老問民所疾苦禁巫祝
爲河伯取民之女爲婦鑿渠十二灌漑民田到今皆得
水利 漢書曰焦延字子貢爲小黃令以伺候先知姦
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延
有詔許之 又曰蕭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

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
何暇爲之左右及罷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
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
能詣曹也遂超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
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 又曰召
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令舉高第選上蔡長
其治視民如赤子所居見稱述 東觀漢記曰周澤爲
澠池令奉公克己妻子親自釜竈 司馬彪續漢書曰

牟融舉茂才爲豐令視事三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吏
畏而愛之治有異績爲州郡最 又曰卓茂遷密令口
不出惡言勞心憂念吏民知其有緩急以恩信待吏吏
畏而愛之不忍欺也元始中天下蝗河南二十縣蝗獨
不入密界督郵書言太守大怒自出案行密界中實然
乃驚 又曰魯恭爲中年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中
初郡國螟傷稼大牙緣界不入中年河南尹袁安疑其
不實遣仁恕掾肥親往察驗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

有雉止其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兒曰雉方將雛親
矍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爾今蟲
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
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以狀白安美其治以勵
屬縣 又曰董宣爲洛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奴白晝殺
人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
宮上大怒召宣曰令欲死乎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
敢縱法不欲死也上曰捶之宣曰願一言死無恨上曰

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觸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黃門持之曰癡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頓癡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上勅令強項令出詣太官賜食

詳公主

又曰孔奮守姑臧長治有異

道時天下擾亂河西獨安而姑臧市日四合為河西富縣每前長居官數月輒致貲產奮在姑臧積四歲財產不增奮素孝自來為長時供養至謹在姑臧惟母極膳

妻子食但葱韭

又曰孔奮守姑臧令太守梁統深相

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敬以師友 又曰祭

彤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襄贛令

時盜賊抄掠彤到官誅奸猾縣界清靜詔書增秩一等

賜緡百匹冊書勉勵 又曰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

俗奢泰寵到官恭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

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百姓士女攀車距輪充塞道路

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 又曰劉陶為潁陽長政化大

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歌曰悵然不樂思我劉君
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虞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
詡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其利
器乎 又曰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
縣政事修理奸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 又曰虞延除
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休遣徒繫各使還家並感其恩
應期歸有一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城門而死
又曰鄭弘為縣令政化大行民王逢得路遺寶物縣於

衢道求主還之 又曰何紹為河南懷令三日一視事

十日一請倉俸米於閣外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
強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又曰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

能降雨止風

詳火

風俗通曰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

東王喬遷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
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臨至時常有雙鳬
從東南來因伏伺見鳬舉羅但得一雙鳬使尚方識視

四年中所賜尚書郎屬履也

詳仙

益都耆舊傳曰閭憲

為綿竹令有男子杜成夜行於路得遺裝開視有錦二十匹明早送詣吏曰縣有明府君犯此則慚魯國先

賢傳曰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托書皆投水中

一無所發曹攄別傳曰攄為臨淄令放死囚還家如

期並至增太平御覽曰晉范甯武子解褐除餘杭令

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志行之士莫不來宗期年之

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化未有如甯者也

山堂肆考曰宋顧愷之字偉仁為山陰令邑三萬戶愷之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堦閒寂自宋為山陰者莫能尚也 太平御覽曰梁張譚字元慶為和寧令政以德化不用刑威民有過者令讀孝經及忠臣孝子傳訓導之百姓愛如父母號曰慈君 又曰後趙申錄為廣昌令白鳥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為三公 又曰北齊郎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鞠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

長史言衛國人不_レ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
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
哉暉無以應 山堂肆考曰隋劉曠為萍鄉令七年風
教大治獄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草滿庭可張羅高頴
薦之以為莒州刺史 玉海曰開元二十三年時採訪
使以陸渾及諸道二十六縣令李常等政號循良皆璽
書獎飭縣令賜絹五十匹 唐書曰韋濟開元初調鄆
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奉詔問所以安

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悉免官於是

擢濟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隱並貶官 山堂肆考

曰魯山令元德秀開元中帝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

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德秀惟遣樂工

數人連袂歌于薦于薦德秀所作也帝聞而異之歎曰

賢人之言哉 唐書曰韋恒開元初為碭山令政寬惠

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扑趣辦恒不立威

而事給 山堂肆考曰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子弟胡

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
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
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貫死不及矣賜隱甫
百鎰唐書曰房琯字次律開元間舉任縣令科授盧
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貶復為縣所至尚德化興長利以
治最顯山堂肆考曰蔣沆乾元中歷陸渾監厓咸陽
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勅
麾下曰蔣沆賢令供億當有素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

也 又曰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 唐書曰李勉為梁州刺史假王晬南鄭令晬為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可以讒殺良吏乎即拘晬為請得免晬後以推擇為龍門令果有名 又曰李叔明本鮮于氏乾元中東都平拜洛陽令招徠遺民號能吏 太平御覽曰馮伉遷膳部員外郎

李抱真卒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
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
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 又曰唐大歷中詔以郎
官宰畿輔韋夏卿授奉天令課為第一改長安令 又
曰韓愈為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
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憲宗時宣徽五坊小使方秋
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邳令裴寰才吏
也不為禮因構寰出醜言詔送獄宰相武元衡婉辭諍

帝怒未置裴度見延英言褰無辜帝恚曰褰誠無罪杖
小使小使無罪且杖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褰為令惜
陛下百姓安可罪乃釋褰又曰石昂唐五代時不求
仕進晉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為臨淄令習入朝京師
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
朗名石更其姓曰石昂趨於庭仰責彥朗曰內侍何以
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
解官歸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子

孫其以我為戒 後唐何澤為洛陽令莊宗好田獵數
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
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
恣畋遊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
下不聽臣言願賜死馬前使後知陛下之過莊宗笑為
止獵 山堂肆考曰寇準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
信為主後知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惟令具鄉里姓名揭
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張詠令崇陽民以茶

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拔茶植桑民以為苦其
後權茶他縣失業而崇陽桑成民得其利 宋史曰蘇
頌字子容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
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
民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
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夙
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為法時監司王鼎王
綽楊紘於部吏少許可及觀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

祥符知縣陳詒治嚴急吏欲罪詒空縣逃去太后果

怒而詒連呂夷簡親執政以嫌不敢辨事下樞密院陳
堯佐獨曰罪詒則姦吏得計後誰敢復繩吏者詒由是
得免 歐陽脩貶夷陵令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復
視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
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 唐介知任丘縣當

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為苦介坐驛門令曰非
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

去 范純禮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

使配木石磚甃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
白陵使韓琦琦曰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
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
縣均賦曷若置此使奉常時用乎琦是其言 又曰范
純仁知襄邑令縣有牧地衛士牧馬踐民稼純仁捕一
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耶
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

民田而不得問稅將安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任伯雨字德翁知雍丘縣御史如東濕撫民如傷縣枕汴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未嘗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網舟無得宿境內始不從則命斧斷其纜自是外戶不閉姜潛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已徙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遂出榜付吏曰民不顧矣錢是以獨不散常安民調知長洲縣以至信為治人不忍欺故多盜安

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他盜乃除盜為之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先他邑以辦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邑境民頌其政皆稱為古良吏周敦頤徙知南昌縣南昌人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敦頤初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富家大姓黠吏

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汚穢善政為恥程顥舉進士遷晉城令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預使積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

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
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奸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
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
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
句讀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
旌別善惡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吳擇
仁知大鹿縣中貴人譚稹犯法按致於理稹羞恚造譖
徽宗召宋喬年往鞠喬年伉吏也疾驅之候者惶遽入

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擿隱剔挾帑庾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大笑曰所以來為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熊克紹興中舉進士第知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責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燁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為表薦之葉衡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歷遷

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賠輸衡定
為九等自五等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
者頓蘇徵科為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
賦自足歲災蝗不入境治為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即召
對上曰聞卿作縣有法遣還任擢知常州高登忤秦
檜出為靜江古縣令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
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
忠信可行蠻貊不可行誠不至爾遼史曰王鼎字虛

中幼好學博通經史乾統六年鼎宰縣時憩於庭俄有

暴風舉卧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

朝端士邪無干正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元史曰金

牛德昌中皇統二年進士第遷萬泉令屬蒲陝薦饑羣

盜充斥州郡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

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

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沙全

從丞相阿珠攻常州乘勝下沿海諸城華亭傾城出降

以功授華亭軍民達魯噶齊時民心未定有未附鹽徒聚衆數萬掠華亭全擊破之籍其民得六千人請於行省遣屯田於淮之芍陂行省委沃赫多罕等體察欲屠其城全言鹽卒多非其土人若屠之枉死者衆以死保其不叛遂止 呂思誠泰定間進士第授景州蓆縣尹差民戶為三等每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印識文簿令社長藏之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產者悉出之罰其輸作胥吏至社者何人用

飲食若干多者責償其值 歐陽玄延祐間進士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玄察其情皆為平反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玄至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官吏相顧失色計無所出玄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鬪未已獠人熟玄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其事而縣官不為直反以徭役橫斂培克之情有弗

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玄諭以禍福為理其訟獠人遂安 于文傳字壽道平江人歷長洲烏程

兩縣尹所至俱有善政長洲為文傳鄉邑徙榻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 盧琦登至正二年

進士第稍遷至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饉均賦役減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榷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為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

故至此耳琦因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刃槩請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獻徵錄曰明洪武朝任勉令番陽時一以法繩治求受郡縣寄而得全歸者無幾勉受事日思前令所以亟黜者率因襲苟且拂民情而壅上聽曰是法所以逮也即大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於廳壁訪邑有德學為民所信嚮者隨事酌輕重而處之有不便者或粘匿名文於縣門命守之曰是教我也俾勿壞後潛自毀去

歐陽銘為臨淄令時副將軍常遇春略定未附郡縣
過臨淄兵士十餘人入民家取酒不得相毆擊謹動一
市銘出呵止不服因笞遣焉且往見將軍白之軍校先
走告軍門曰知縣毆卒幾死且罵將軍不戢士常公命
銘詬之曰汝何敢爾銘曰軍固王師民亦王民也民被
毆擊幾死軍士固不可笞耶此軍士之過知縣雖不賢
其敢他有詈言常意解乃獨責軍士而釋令由是申嚴
約束無敢譁者 仁宗朝鄭汝敬為上虞令居二年邑

大治監察御史尹宗高號嚴厲有司多望風引退獨嘉
賞敬嘗問紹興守六邑令孰優守曰惟鄭令清介肯為
但其人氣大耳尹曰人惟有氣斯能生聖賢能養是氣
故充塞宇宙可無氣而為人乎守不能答既而考浙江
七十二縣令置汝敬為第一 華亭葉宗行夏原吉薦
擢錢塘令不逾年翕然稱治一日廳事前有蛇蜿蜒若
有所告訴宗行謂之曰若豈有冤乎吾為汝驗之蛇返
入餅肆中爐下發之得死屍乃肆主人利其資殺之埋

此遂伏法 宣宗時范希正舉賢良方正拜曹邑令九載考滿民懷其惠爭持金帛贈遺皆不納有里長陳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於地疾趨而出時無吏卒無能追及及明旦出召彬彬不至乃召其父至庭諭之曰大丈夫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情行命領其子所遺金去其父赧愧領金而去 通紀曰天順間御史盛顥以言石亨出知東鹿邑豪士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顥至變搏擊而為撫循吏畏而

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顓再任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聽受不復辨鄰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詣顓訴折以片言必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界真定二府四境之民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稱為清官店 獻徵錄曰張昺字仲明鄆人也成化間知鉛山縣政通神明有賣薪者食鱸魚忽死鄰保疑其妻殺之拷訊無他狀械繫踰年昺初至任嘗白晝登堂恍惚

見有綠袍烏巾者語曷曰吾非人乃某鄉之土地也鄉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鱔毒而殂非婦罪也公欲驗之但置鱔於水甕中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試之則事白矣言訖不見曷異之詰旦命闔境漁者捕鱔得百斤以神言驗之得昂頭者凡七因召婦烹之以食死囚纔下咽便稱腹痛仆地死婦寃遂白乃釋之其他摘發異政尚不勝書 成化間張公素為河陰令適歲大祲餓莩載途又承凋敝之餘百蠹孔亟憂形

於色亟求拯救之方曰是不可以他求也為之在我由是簡訟獄罷追呼節厨傳平市價裁靡文息奢風一意與民休息歲餘病者興困者蘇翕然大治庭無敲扑之煩齋有垂簾之靜隸卒倚其杖於壁兩兩立左右結絲網以資用有太古之風焉 龔起鳳嘉靖間為杞縣令諸所興革一意行已志無所顧憚獄囚三百鞠多寃者一夕盡遣之止畱十二人即司府勾捕執弗與及它檄有弗便者輒罷之吏恐不敢署鳳張目曰乃公自為之

不以累若輩竟牒職往歸德府豪民恣睢殺人賄其令
為脫死監司以鳳有廉平聲輒覆訊之未至二十里令
出迎謹甚囑君無竟至縣密遣吏囊千金致之鳳大怒
以囊提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已竟窮治伏其辜人大稱
快徐九思為句容令時應天尹有所任胥下邑索吏
賄不得詬諸庭九思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會
丁中丞有所下治荒者闊略不甚稱九思以意格之而
諸生見懲於令者共中以蜚語中丞恚甚見辭色三日

父老數千人擁而庭見稱令賢泣數行下曰微徐令吾
曹有填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衆又歷叙救荒諸奇策
與居恒善狀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令好
以抗上自為名移之便會中丞有所舉刺而九思在刺
中事下吏部尚書熊浹怫然曰吾聞句容令不減古人
今不以舉而以刺耶考功具前後薦剡語報尚書乃論
謫中丞而特留九思

縣令三

原施其善政

爲陳恩德

新序云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

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我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

續漢書魯恭爲中牟令

爲陳父母恩德吏民信服

政教大行

德惠普著

書晉

云賀循爲武康令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逵茂才鑒清遠汝南先賢傳云袁安爲任城令云云

道不拾遺

獄無繫囚

續漢書云卓茂爲密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華嶠後漢書云劉平爲全椒長云云

民皆大

悅人莫敢欺

東觀漢記云鍾離意爲堂邑令初到市無屋乃出俸錢作屋民齋茅竹或持材

木爭赴趨作不日而成既畢請解土祝曰興工役者令也如有禍崇令自當之民皆大悅後漢書周紆字文通為博平令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門者對惟有庭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拷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相地起

田穿渠入河

益都耆舊傳贊云徐韋除都梁長至縣相地形勢起田千有餘頃殷氏家傳

云哀為滎陽令先時靈雨百姓饑饉哀乃穿渠入河疏導原隰用致豐年民賴其利號殷渠而頌之

養

子曰賈所生

育男以鄭為字

謝承後漢書曰賈彪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

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養子者十數僉曰賈父所生男名賈子女名賈女以此豐丁口魏志

曰鄭渾為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生子
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
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私粟為飯
豐給無不舉瞻所有男女多以鄭為字

嘉禾生庭

韓子云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眾為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

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
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餐之子
路怫然怒攘臂而入請孔子曰夫禮天子受天下諸侯
受境內大夫受官職士受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
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
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
肥之民耶續漢書云魯恭為中年令政有三異是歲
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府即奏上郡以檄勞曰君以明德
久屈中年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

鷹化為鳩

蝗不入境

鍾離意別

傳云意遷東平瑕丘令男子兒直勇悍有力桀悖好犯
長吏意到官召署捕盜掾勅謂之云令昔嘗破三軍之
衆不用尺兵嘗縛暴虎不用尺繩爾掾之氣勢安若宜
慎之復召直子涉署門下將游徼私出入寺門無所關
白收涉鞭之直走之寺門吐氣大言意勅直能為子屈
自縛謝令不則鞭殺其子直果自縛意曰前告汝曹縛
暴虎不用尺繩汝自視何如虎自縛邪勅獄械直父子
結連其頭對榜之欲死掾吏陳諫乃貸之由是相率為
善所謂上德之政鷹化為鳩暴虎成狸此之謂
也續漢書云楊琳為茂陵令蝗不入茂陵界

致雨

縣獨不雹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駟令魯國當
春大旱五穀不豐駟獨致雨徧熟永

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駟界不集郡因以狀
聞詔書以為不然遣使案行果如言東觀漢記韓稜
為下邳令視事未暮吏民愛慕
時鄰縣皆雹傷稼惟下邳獨無
請雨自責 爭水割

指

益都耆舊傳云趙瑤為緱氏令齋戒請雨於虛皇乃自責稽首流血應時天雨大澍汝南先賢傳云趙

規為安陽令與

設壇引咎

坐薪自焚

海內先賢傳云公沙穆為

朗陵黃萌云云

引農令界有蝗蟲食禾穆設壇引咎請以身禱於是暴

雨來螟蝗頓消人以為神明之宰

後漢書云戴封為

西華令時郡界有蝗獨不入西華境

隨車號泣望

其年大旱封坐薪上自焚俄大雨至

樞設奠

續漢書吳漢為洛陽令病卒百姓哀痛老小隨車晝夜號泣干寶晉記劉蕃為江夏高新令

及卒百姓如喪父母將歸不受祭吏民

圖畫形像

往往相聚於路側望樞設奠酌而哭之

謂之神明

晉書云陸雲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去官

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

續漢書云度

放

尚為上虞長政治嚴峻明於疑理縣中謂之神明

牛於野 繫馬道旁

續漢書云王渙為河南溫縣令土俗豪強渙到縣舉賢誅猾道不拾

遺卧不閉戶皆放牛於野益都耆舊傳云羅衡為萬

年令誅鋤惡黨縣界肅然路不拾遺民夜不閉門牛馬

皆繫於道旁王渙履正 楊沛嚴能

曰以屬羅公為洛陽令治民

履正 魏畧楊沛 陶潛常醉 胡母節酒

為鄴令當官嚴能晉書云陶

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晉

書泰山胡母輔之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

甚有汲黯病歸田里 貢禹免冠遂去

能名漢書汲黯為

為令稱疾歸田里又曰貢禹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

少失為府官所責責令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

也遂解劔帶之 掛冠而去

去官益都耆舊傳云趙瑛少

長亭長譴之乃歎曰無大志故為豎吏所輕耳於是解劍掛壁曰珥不乘輜車佩綬不復帶劍因之京師詣太學受業治春秋變行厲操名德遂稱除野王令乃解劍帶之官治官清約以身率下烟火不舉常食乾糲也晉中興書曰陶潛為彭澤令督郵察縣縣吏入白當板履而就謁潛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豎於是遂掛冠而去

不治官職 多脩家具

吳越春秋云文種荆平王時為宛令不治

官職有若狂也 晉中興書太原王述素清補宛陵令時多脩家具具有勞役之聲王導使人謂曰名人屈臨小縣甚不宜爾也

增心事青天白日 器宇荆王南金

山堂肆考宋邊

珥知洛陽縣其兄玕嘗為河南令兄弟迭尹京邑心事如青天白日 合璧事類云晉孫綽孔松陽像贊曰君德器純固基宇高邃荆王不足喻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利

削木為牘 片紙榜門

宋史仁宗朝燕肅知臨邛縣民苦吏追擾削木為牘民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以召之如期而至彙苑詳註云宋种世衡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但以片紙榜縣門追某人期某日詣縣皆如期而至

使知養老事上

化為孝子悌弟

合璧事類

張橫渠為巖令以原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上之義問民疾苦元史云呂思誠為蔣縣尹劉智社民李愬其弟盜羊思誠叱之王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歡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願見尹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同爨鎮民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恐思誠聞之即日迎養之

判衫問髻

又任勉令番陽

有婦人新寡者訴夫兄弗育已勉曰汝欲他適乎乃判其背衫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後婦終守節他族

聞之亦無二志 又吳源深宰弋陽六年嘗從其僕問

弋之俗因謂婦人何髻僕訝曰主官弋六年今問髻詐

我也源深曰吾殊不覺耳安 馴雉 縱雀 馴雉詳藝

有為民父母窺其子女者乎 馴雉 縱雀 文類聚

獻徵錄成化間陳鋼為黔陽令多惠政嘗過他縣道旁

小兒黏雀為嬉問知鋼來相顧曰公必惡戕物命悉縱

去 崔 引舟 昇輿 彙范詳注何易于為益昌令縣距州

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絳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

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

趨去 又休寧在萬山間不通舟楫往來使客必以輜

民病之周德誠為令謂縣僚置一輜在廳彼不應索而

來索者吾屬當自昇之 察大豪 汰冗役 又沈孚聞

聞者為之不敢啟齒 察大豪 汰冗役 字芷陽為

商城令邑大豪多入貲司農假衣冠文其賤令之官輒

相率投謁通姓名而重其幣因而借威福挾令長短乎

御定淵鑑類函

聞至預約束典謁一刺之外而以他物入者榜百又伺
察豪過失即燕處恐悚小民鼓腹而遊獻徵錄商城
既遠大府鮮約束隸卒籍民於官者一而私籍者十乎
聞一日汰六百人下令曰被汰而復入令庭者必戍其
入丞尉庭者如之且謂羣吏彼隸一而十之民十其害
使若為所欲為即十令也必戍不貸汝於是吏洗手而
奉三尺令庭

日食一升 不取一文

齊劉元明為山陰縣令政為天

鳥雀下矣

下第一傳劇為代元明曰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莫飲
酒此第一策宋沈希顏知雩都公宇後妖禽夜啼希
顏書其木云此處離朝路幾千為官不取一文錢生平
不養無情鳥遮莫妖禽夜哭天詰旦禽去治縣三年災
沴不生百

卧紙帳

挈酒瓢

獻徵錄云新安胡壽安宰蜀新繁簾衣糲食如

廢具舉

韋布士嘗卧一紙帳題其上曰紫絲步帳簇春華卧雪
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雅淡

之情槩可想見 山堂肆考五代南唐廖凝為都昌縣

宰以廉自守秩滿題詩脩江寺曰五斗徒勞更折腰三

年兩鬢為民焦今朝解印

言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

三月政成鄰境取則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錫下車嘗

之莞爾而笑曰既苦且清足符吾志遂汲不改變為甘

泉 蠡丘館有三柳錫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翦比

於甘棠 翰苑新書張逸徙知青神縣縣東南有松柏

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

不踰月灘徙五里時人咸異之

劉宰為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於叢祠以殺一人刃

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殺我也宰請於州毀其廟斬

首以殉 又云呂思誠令荷縣時天旱道士持青蛇曰

盧思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逐

道士雨

亦隨至

瑞蓮嘉禾 白雀青鹿

宋司馬欣知遂昌縣
留心撫字教化大行

有瑞蓮嘉禾之應 山堂肆考吳在木咸平中知
餘干縣興利除害邑中稱治致有白雀青鹿之祥 穎

川四長 河清十奇

合璧事類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
瀛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慮

長皆潁川人

翰苑新書嘉祐中

錢塘一葉清

徐

王允觀知河清縣軍民歌詠十奇

公三字訓

華亭葉宗行為錢塘令按察使周新風采嚴
峻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惟

笠澤銀魚乾一裹新嘆息搆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
此君家物也時呼為錢塘一葉清 獻徵錄徐九思令

句容生平不嗜肉惟啜菜佐脫粟又嘗圖一青菜於堂

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遷工部主

事瀕行兒稚挽衣而泣其長者曰公幸訓我使我奉之

如奉公九思亦揮淚曰毋以訓而曹惟儉與勤及忍耳

於是父老刻所畫菜而書勤

原象雷 應宿

雷寔百
里縣令

儉忍於上曰徐公三字訓也

象之分土百里

漢書云

生魚

展驥

范丹為菜蕪令清貧人歌

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

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菜蕪

龐統字士元

劉備以為棗陽縣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曰士元之才

百里不足以展驥足耳

烹鮮

驅雞

理大縣若烹小

備大器之遂拜為治中

驅雞 繭絲 布被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將行請

哉尹鐸至則損其戶數人則優而稅少簡子謂襄子曰

晉國有難無以晉陽為遠必以歸之所謂保障也繭絲

謂重其稅後漢董宣為洛陽令死帝使人視家

無餘財以布被蓋尸妻子守哭帝嗟之賜金帛

罪 容姦

夏方為齊山令百姓有合將加挫拷者方向

管城長令縣中姦吏引去柔教曰昔丙吉吏有非

者容之此諸吏於吾未嘗有失安得去皆自勵也

投

巫掩盜

西門豹為鄴令事詳方畧黃昌為宛令嚴毅好發姦伏有盜車蓋者昌不言密令至賊

家掩取之悉收一家一時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父任為中庶子

殺之百姓懼咸稱明也

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

陶潛為

河陽花

彭

彭澤令詠歸去來遂納印去官而歸

澤柳

潘岳為河陽令樹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陶淵明為彭澤令門栽五柳

不刈麥

益畜樵

安子賤治單父齊寇來至魯父老請曰寇將至民不及自刈請民出刈安子不許季孫聞

而讓之安子曰今年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

使民樂有寇也

魏畧曰楊沛除新鄭長興平末人多

饑僅沛課民益畜乾樵收螢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

此積得千餘斛歲在倉內曾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

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

闢田疇

進乾樵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長社令

立學校

子路治蒲田疇開闢

晉范甯字

人不欺

商露宿

西門豹為政人不能欺鄭子產為政人不忍欺

河內令大小震懼外戶不

全椒市哭

弘農路祭

孔

為全椒令以母疾去官百姓哭送之及喪卒市皆哭

王渙為洛陽令病卒喪西歸過弘農弘農人設祭於路

曰常時持米至洛陽為卒司

武城絃歌

安邑口腹

所抄自王君來乃不見侵枉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閔仲叔居安邑買豬肝食令

乃進豬肝歎曰閔仲叔豈

以口腹而累安邑哉遂去之

鍾離義刑

卓茂禮教

鍾離意字子阿拜瑕丘令有吏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職

放歸其父曰有道君以義刑人乃令子自飲藥而死

後漢卓茂為密令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饋者茂問吏

求否曰自往遺之茂曰鄉里尚相饋遺況吏乎吏不當承威取之耳民曰苟如是律令何以禁之茂曰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指其手足乎大者可論小者可殺姑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蝗隨督郵

稻生斥鹵

後漢戴封字平仲為西華令蝗蟲不入界時督郵隨行蝗忽大

至督郵去其日蝗亦頓除一境奇之

魏史起為鄴令

以西門豹舊渠引漳水灌鄴田旁終古斥鹵皆生稻梁

暴身祈雨

叩頭反風

祝長字幼卿為洛陽令是時亢旱天子雪祈不感長乃暴

身堦前引罪自咎甘雨滂注

人歌詠之

反風劉琨事

王衍清談

夏侯多暇

王衍字夷甫為元城令終日清談縣務亦理

晉書夏

侯湛為野王令以郵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

游多暇朝野嘆其

安陽立祠

汝陰配社

晉荀勗字公曾為安

屈除中書侍郎

陽令遺愛在人生為立祠 白帖宋登為

增留養

汝陰令號曰神父及卒人皆配社祀之

却薦

宋史范純仁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曰以遠為嫌令近矣

復何辭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遂留養焉 正德時壺關知縣吳傑清苦罕儷衣

粗布之衣食脫粟之飯故人有欲以私薦之傑力却

之曰使我果賢也薦不必公使不賢也不必公薦

清長官

菜知縣

宋史吳獵徙林慮令縣依山民以蒐田為生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

誨之漢杜喬墓在境中往奠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絲髮

擾吏民愛信共目為清長官 獻徵錄胡壽安宰新繁

後圃種薑蕨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

浚儀辱客

供盤飣或為餽遺之禮人呼為菜知縣

洛陽禁僧

馬周未遇時客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 唐書賈島字閬仙初為浮屠名無

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
午後不得出島為書自傷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

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宋史趙方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云

無能

事之虛名有牧民之實惠

獻徵錄劉彬為程鄉令九年考績方伯劉大夏署之云

性稟剛方有百折不回之氣
分安寒約有一塵不

染之操

昆明令賀朝用

縣令四

原罷侯置縣

崔寔政論云秦兼天下罷侯置縣

滅陳為縣

史記云周定王時楚

莊王滅陳為縣

漢萬戶以上為令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

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一百石是為長吏

晉千戶以上為令

晉令云縣千戶以上及五百以上皆為令不滿此為長

從小

補大表其能

崔寔政論云舊制萬戶以上置大縣令以表其能

才堪治民以

參選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若縣令有掾屬才堪治民者當以參選

大邑身之所

庇

左傳云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為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之其

為美錦不

長吏親民之要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百里長吏親民之要也

亦多乎

治民重職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昔孝宗重治民之職

煩劇所鍾

抱朴子三

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擾煩劇所鍾其惟百里

脩此三者

李康家誡曰武帝時有三長史俱來陛辭上曰為長史當清當慎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

稱其

三善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比至三稱善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

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閭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久無苟且崔寔政論云建初中

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久無苟且

南陽陰意以詔除郎

為饒陽長視事二十三年遷壽陽令又十八年相習雖久而無苟且竭誠盡節故能君臣和睦百姓康樂

朞月化成

王隱晉書云唐彬補鄴令道德齊禮朞月化成

法令為師

漢書薛

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從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

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從其所問

不教戒惠吏職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能與不能

自有資材
仁義為治
續漢書孔奮守姑臧長
不言

何可學也
漢書曰原涉為谷口令時年二
以德化俗
續漢書曹

而治
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
以德化俗
續漢書曹

哀字叔通遷圉令正身率下舉動遵禮
政化大行
東

以德化俗五穀豐熟盜賊咸感化之也
政化大行
觀

漢記云賀元遷
令行風靡
魏畧云時苗為
不任刑

鄴令政化大行
令行風靡
壽春令云云
不任刑

罰
後漢書云魯恭為中年令
不行鞭杖
魏志司馬朗

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
不行鞭杖
為當陽長其

政務寬惠不行鞭
三輔第一
世語張免除新豐
一

杖而民不敢犯禁
三輔第一
令治為三輔第一
一

州之首
蜀志云呂乂遷新都綿竹令乃心
沐並清名

隱卹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

魏畧云沐並為成皋令在位有清名為衆所許

何隨清廉

華陽國志云何隨除安漢令蜀亡去

官時巴土饑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之輒取道側民芋隨

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綿在語曰聞何安

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

陳球清

之終不受因謂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為之償

高

續漢書陳球遷繁陽令清高不動

孔奮清潔

後漢書云孔奮守姑臧令是時天下未定

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

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辛苦耳奮不改其操也

毛朱不犯

晉書口口改都安令勵身居正毛朱不犯

貧無車馬

魏志崔林除鄆長貧

無車馬單

去留其犢

魏畧時苗為壽春令始至乘輿駕黃犢後歲餘牛生犢及去任

步之官

留犢與主簿曰

無書京師

傅子云劉鈞為潁陰相不為脂膏之涂三年無書與

是淮土所生也

京師

惟有笠繖

吳書褚珍字孔璉罷鳥傷令而歸惟有笠繖

不敢欺

續漢書魯

恭為中年令有亭長借牛不還主訟之恭勅令還牛亭

長仍不還恭嘆曰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共留亭

長慙還牛

不忍欺

魏畧云涼茂除臨汾令居官清淨吏民不忍欺也

殷裒

不敢欺也

有異政

殷氏家傳曰裒為滎陽令學校儀禮濟濟如也民為之歌曰滎陽令有異政脩立學校人復性

令我子孫

石崇有能名

王隱晉書曰石崇年二十餘為脩武令有能名

清

恥訟諍

白聞於州郡

陶氏家傳云陶遂起家為龍陽長素有清潔之行其妻於月下紡績買紙筆寄之杜

絕請謁計日受

清廉訓於百里

長沙耆舊傳贊曰桓龍遷魯令明斷朗然

俸聞於州郡

獄無停繫安貧樂道內無儋石之儲門絕魚米之饋故

清廉訓於百里仁惠洽於所莅黎元飲其德澤遐邇稱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

三九

其節概

治有政化百姓懷附

續漢書鍾離意為堂邑令云云

脩德清

淨百姓以治

謝承後漢書陳寔遷太丘長脩德云云

書佐無事令讀孝

經

漢書王渙為洛陽令云云

吏好遊戲下車公謁

後漢書曰种拂拜宛令時南郡

吏好因休沐遊戲市里為百姓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

卹諸孤哀喪紀

家語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說子何施而得之對曰不齊之治也

父卹其子子卹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

撫百姓如赤子

東觀漢記曰鍾離意遷堂邑令

鳳凰集境

荀氏家傳云荀藐除

慎刑輕罰撫循百姓如視赤子

太原榆次令為政以德人懷之時有

鸞鳥集學

東觀記云

鳳凰集其境內晉武帝下詔褒美之

王阜補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於學宮阜使官掾長沙疊為張雅樂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翾翔復上縣庭

屋十餘

虎即出界

益都耆舊傳云趙瑤為緄氏令到任虎負其子出界

虎皆

日乃去

渡江

續漢書劉平為全椒長先是縣多虎為害平到政術治民虎皆南渡江去

百姓涕泣

續漢書

云曹褒遷陳留圍令愛民救

男女號泣

崔氏傳瑗

死為太守馬嚴疾惡免官百姓涕泣

字子玉為汲令遷濟北相卒官汲縣吏民男

巨先治

女號泣遂累石作壇春秋祀之立碑頌德也

劇

漢書原涉字巨先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

樂恢剛直

續漢書樂恢除

守陽令在

朝歌稱神

後漢書云虞詡為朝歌長詡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

職剛直

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賞其罪

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舉縣畏憚

東觀漢記王阜為重泉令治政肅清舉縣畏憚

京師肅清

又云周行為涇令下車嚴峻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盜賊省減

續漢

書鮑昱為沘陽令盜賊省減

梁車以不慈免

韓子云梁車為鄴令其姊往看暮而踰郭

入車則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免之詳姊妹

尹敏以倉漏免

續漢書尹敏為長陵令以

縣倉漏三所自免

劉類託疾流聞州郡

北堂書鈔魏畧云劉類守尋令見門幹

二人皆有色好之無由乃託疾詐卧齋中佯病引內官屬陰伺知之莫不吐舌流聞州郡

增虛堂

懸鏡

宋史陳良翰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俗號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

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
何術良翰曰無術但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以指畫

心獻徵錄云明徐甫宰為武平程鄉二邑令嘗
語人曰妄念一起輒以指畫其心務令克去

所賴

調停

唐音為雞澤令嘗言於太守曰上司各行所見未
嘗親覩民之疾苦故多操切為事所賴以調停其

間者在吾有司耳若上司知操切而
有司不知調停則民無所措手足矣

惟知自檢

又弘治間

潘鏜授蒲城令愷悌子育不設厲禁有巨猾張某者好
敗官政或諷鏜殺之乃笑曰獨非民耶吾知自檢而已

矜卹孤羸

漢周澤為滎池令奉
公克已矜卹孤羸

代輸下戶

何易于
督賦役

不忍迫下戶或
以俸自輸租

懷附流亡

唐書崔衍調清源令勸民
力田懷附流亡觀察使馬

燧薦其能
均役他邑

遼史云馬人望咸雍中進士第為松
山縣令歲運澤州官炭獨役松山人

望請於中京留守蕭吐渾均役他邑托歡怒下吏繫幾
百日復引詰之人望不屈蕭喜曰君為民如此後必大
用以事聞於

請紓稅限

宋史葉顥知上虞縣凡徭役
令民自推排貨力甲乙不以

朝悉從所請

付吏民忻然皆以實應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

戶租至庭親視其人咸便之帥漕令今歲夏租先期送

什之八顥請少紓其期帥怒及麥大熟

使民併戶

元史

民輸租反為諸邑最帥大喜許薦於朝

元初料民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董文炳為藁城令使

民聚口而居少為戶數衆以為不可文炳曰為民獲罪

吾所甘心由是賦

諭遣就學

宋史云宋陳襄字述古
知仙居縣于正歲因者

斂大減民皆富完

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且諭之曰爾遣子弟亟來

令歸

就學於是從學者翕然邑人自是有所矜式

思三日

又李燾紹興八年進士第知雙流縣仕族張氏
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墜先訓乎盍歸思之

三日復來近

悔艾無訟

人以訟為恥

又楊簡知東平縣興學訓

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以訟為恥夜

無盜警路不拾遺紹興五年召為國子博士二少年率

縣民隨出境

盜者還遺

弘治間周盛為沐陽令其治

外呼曰楊父

以敦大務絕苛刻嘗有鄉人

竊其鄰舍物者主人翁覺而縛之縣盛曰汝亦人耳胡

為羞鄰里如是貽之斗米而遣之居無何有遺物候還

清水明鏡

翰苑新書云

者詰之乃向貽米盜也一縣

清水明鏡

朱晦庵撰陳

良翰行狀公知温州瑞安縣或問公何術

清如水平

公曰清水明鏡不可逃形心澄亦猶是矣

如衡

山堂肆考宋葉康直知光化縣豐稷為穀城

邑

如衡

令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庭如水

翰苑新書云宋李燾知雙

庭中常空

獻徵錄

凡仕都下者各為其縣擇令無錫縣有秦尚書與諸朝
官顯者十餘人為其縣得鄭海亭溥為令語民以奢敗
儉存一與民相安為寬平客或見溥坐縣堂從容不苛
庭中常空怪之問何能然溥曰惟不擾人以自累耳

鬼神破膽

彙苑詳註孔帖云李杲為洛陽令嚴毅公
正吏民畏之有劉兼者過其境夜聞戶外

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
我輩可以他境血食兼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神

鬼怕

獻徵錄云正德初王勲為涑水令清廉著聲有優
進戲御前者一鬼跳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恬不

畏忽傳呼王勲來鬼急竄伏問何故鬼曰官不要錢神
鬼怕由是勲廉名徵於內庭特詔旌異且令吏部移文

為天下

所治者三

宋史云張錫為太常博士詔選能
吏治畿縣乃以錫知東明始至令

諸官式

其下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
贖者吾所先也歲中以治迹聞

一判不移

山堂肆
考元丁

濟為奉化尹凡公論所在一判不復

不媚按君

獻徵

移故民至今稱之曰丁相公一字判

起鳳為杞令御史行縣鳳拱張儉甚寒月爐炭竭弗繼

銜之出俸金自膳以風而鳳固自如監司召謂之曰按

君嚴重可令坐折足床乎鳳曰茲瑣事令安從知監司

皆掩口笑御史故久於杞欲徵君陰事而不可得乃檄

汴官吏皆集杞考刺以疲之最後謂鳳知若廉吏奈不

任劇何吾為若調簡可全也鳳對曰令即不可擔一肩

行李去耳調何為者

能按郡吏

宋史云李南公字楚

御史竟以不及去之

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

吏不

守怒通判為謝曰能按郡吏健令也卒寘諸法

敢仰視

又云董文炳以父任為藁城令同列皆父時人

濟威未幾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

不

視里人亦大化服於是流離漸還數年民食以足

為御史撓

獻徵錄何宏遷六合令嘗具獄上御史田頊

令能不為御史所撓可

被刑耘苗

宋史云周堯卿天

不謂賢哉人以其賢項

高安寧化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

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為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

之我又何怨紘

移家入縣

李衡知溧陽縣專以誠意

以所聞薦之朝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歷任四年獄戶未嘗

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堦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沿

江者多送其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蝟

起旁邑而溧陽靖晏自如帥汪撤轉運使韓元吉等列

上治

盜戒不入境

建中靖國間吳擇仁知大鹿縣時

狀而盜非天性也若亡命椎埋故犯我一

切誅之母得貸於是羣盜相戒不入境

諭盜無入境

元史許義夫為封丘縣尹值至正四年大饑盜賊羣起抄掠州縣義夫聞賊至近境乃單馬出郊十里外迎之見賊數百人義夫力言封丘縣小民貧皆已驚惶逃竄幸無入吾境也言詞愿款賊遂他往

惜累

廉令

武清縣令姜勇時有巨盜陳著奉朝命捕獲下邑獄賊黨嘯聚欲劫之日中奔突而至抵署前賊忽

自悔

曰此事無難可惜

母累賢父母

獻徵錄劉諒為令鹽城淮賊喬

累及廉令耳遂策馬去

亮當道捕不獲喬籍鹽城責諒捕喬喬聞曰

丞尉均

母累賢父母遂自投聽解出邑境仍亡入海

俸

唐書高智周遷費令與丞尉均取俸民安其化刻石頌美

自奉尤薄

山堂肆考宋蒲堯仁

知泰和縣清白端謹自奉尤薄經

室中蕭然婦子紡

旬不知肉味為官三年如一日

績

獻徵錄湯陰人王勲少為諸生納粟入太學授涑水令正德初宦官用事有歸葬其親者衆聞會葬所過

競奢媚勲止饋酒醴劉瑾聞之怒欲加顯禍奄人家
於來者以勲清廉解之瑾俾邏者入其署覘之室中蕭
然惟中帶掛壁婦子紡績耳瑾始信其廉犒以肉
帛勲分給里甲一無所留詭言令衆感劉之施也
官

舍蕭然襤被闔門

龔起鳳崑山人嘉靖間為杞縣令其
居縣自月俸外即薪馬多歸之官日

出二分銀付小吏具飲食所從兩僕人不

相君至矣

勝因皆遜官舍蕭然夜自襤被闔門而寢

宋史王旦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

江縣其解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

羣鬼嘯呼云相君至

緋衣復出

陳希亮字公弼以殿
中丞徙知鄆縣至現

矣當避去自是遂絕

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緋衣三

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

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

京邑同領

唐書

送之出境泣曰公去緋衣老人復出矣

韋抗景雲初為永昌令輦轂繁要抗不事威刑而治前
令無及者及為御史按察京畿第拯方為萬年令兄弟
同領赤縣 **兩縣恐失** 獻徵錄徐甫宰字鏡湖山陰人
人以為榮

粵之界山寇蟠結時擾城邑吏無寧廨他吏得此輒不
欲往甫宰拜命欣然攜一僕兼程就道至則拊循其民
歲餘遠近化之即藪澤諸寇亦皆傾心向化又以計擒
他盜藪澤一空六年臺使者奏其績疏凡十餘上程鄉
與武平接壤程鄉人相率走督府願借甫宰督府為請
於朝調程鄉令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恨程鄉奪之
來程鄉聞其至則又悉老稚遮 **萍鄉善政** 山堂肆考
道以迎若恐武平又奪之去也 張希顏景
德間為萍鄉令時張詠守金陵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
金陵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答曰昨過袁
州萍鄉縣有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為好官員
也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脩葺田疇皆墾闢至縣則厯

肆無賭博市肆不喧譁夜宿於邸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有善政也詠歎曰希顏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

射洪第一

宋史云張士遜遷射洪令轉運使檄移士遜治鄆民遮馬首不得去

於朝

因聽還射洪安撫使至梓州問屬

江東三岑

唐書云岑義字

吏能否知州張雍曰射洪令第一

伯華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毋遺江東三岑

河朔三令

宋史劉摯字莘老嘉祐間甲科歷南宮令其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緡一兩折

錢三十民多破產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

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從其議自是絹為

錢千三百緡七十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

時摯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

魯公浦

合璧事類

皆以治行聞人稱為河朔三令

云真宗時

魯宗道為海鹽令疏治東南舊港口
導海水至邑下人以為利號魯公浦

萊公柏

又寇準知巴東

比為甘棠謂之萊公柏

松關留鄭

唐書鄭至道知天台縣專務教

化民心悅服後秩滿邑民攀留不忍其行因留
家松關至今有松關留鄭故事諭民篇尚存

嗣恭

賜名

路嗣恭字懿範為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臧二縣
考績為天下最明皇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

緋衣銀魚

山堂肆考云唐李頌學為武仙令
浚渠溉田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

換縣皆

理

漢書薛宣字贛君為左馮翊潁陽縣大其令薛恭未
嘗理粟邑縣小無事其令尹賞才有餘宣乃奏賞與

恭換縣二人領

眾事不治

蜀志蔣琬字公琰除廣都
長眾事不治常沈醉先主

後兩縣皆理

怒諸葛亮曰公琰社稷之器
非百里之才先主乃重之

持冰鑑

獻徵錄成化間
劉璧為元城令

比上考父老持冰鑑以送之曰某等且

罷里長

山堂肆考

老未見治邑平明如我侯者敢以為贈

宋慶歷時張揆知益都縣罷里長弗用而國

烏程謠

租自輸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為天下法

元史云干文傳調烏程尹平反尤多異政治行為諸

州縣最韓鏞為浙西廉訪司作烏程謠以紀其績

廬山高

宋史劉渙為潁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於廬山之陽歐陽脩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

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為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

秋

風亭

合璧事類冠準為巴東令有秋風亭準拆韋應物一言為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

其必

縣樓鼓

山堂肆考文彥博為榆次令嘗題縣樓鼓云置向譙樓一任撾撾多撾少不知

用他如今幸有黃綢被挈出頭來早放衙東坡詩註

世傳宋太祖謂一縣令曰切勿於黃綢被裏放衙

貸

饋士客

唐書錢徽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游客以財貸饋坐是得罪觀察樊澤視其

簿獨微無有乃

垂白尚為百里

山堂肆考云宋吳靖為長沙令一日自歎

表署掌書記

曰讀五車書辛苦十年不得綴鴛鴦班

治裝不滿一

髮已垂白尚為百里陶元亮復何人耶

車

獻徵錄潘鏜為蒲城令丁父憂去任治裝不滿一車父老及諸生遮道泣送曰乃今見古廉吏

試

一縣自效

唐書裴行立遷衛尉少卿口陳願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寬猛時當

負殿

不得進

合璧事類云唐韋思謙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負殿不得進吏部尚書高季輔曰予始得此一

人豈以小疵棄大

威姦惠鰥

又云柳渾為永豐令用重典以威姦暴噓太和

德耶擢監察御史

以惠

盛德遺範

唐書云韋陟調洛陽令宋璟見之嘆曰盛德遺範盡在此矣陟安石子也

鰥寡

慈於撫字明於聽斷

獻徵錄淶水令王勳

庭無煩冤野無凍

餒

黔陽令陳綱

蝗不入境雨不出疆

永樂間王源為深澤令

羣吏

奴僕百姓妻子

厲昇為青田令青田在萬山中與閩接壤民貧以猾號稱難治昇治甚易蓋得

昔人羣吏奴僕百姓妻子之意

縣令五

原詩晉潘岳懷縣詩曰小國寡人民終日寂無事白水
過庭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祇攪懷歸志眷然顧
輦洛山川邈離異願言還舊鄉畏此簡書忌 潘尼贈

河陽令潘安仁詩曰宓生化單父子竒莅東阿桐鄉建
遺烈武城播絃歌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海波弱冠步鼎
銘既立宰三河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陳陰鏗罷
故章縣詩曰秩滿三秋暮舟虛一水濱漫漫遵歸道悽
悽對別津晨風下散葉岐路起飛塵長岑舊知遠萊蕪
本自貧被裏恒容吏正朝不繫民惟當有一鹿留持贈
後人 增唐杜甫會白水崔明府詩曰今日潘懷縣同
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

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鳬舄共差池 又七月一日題終

明府水樓詩曰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
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
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棋

李商隱至裴明府所居詩曰伊人卜築自幽深桂巷杉
籬不可尋柱上雕蟲對書字槽中秣馬仰聽琴求之流
輩豈易得行矣關山方獨吟賒取松醪一斗酒與君相
伴灑煩襟 明高啟送石明府之崑山詩曰茂苑行春

罷攜琴又向東潮聲數里外山色半城中帆帶桃花雨
衣翻柳葉風島夷聞善政為有船舶通又送何明府

之秦郵詩曰

何曾三為縣令

馬前風葉助離聲楚驛都荒不計

程一令尚淹三縣事幾家曾見十年兵夕陽遠樹煙生
戍秋雨殘荷水繞城父老不須重歎息君來應有故鄉
情又送哲明府之新淦詩曰花落春衫試剪裁石頭
城下楚帆開憑誰為報清江吏麥雉鳴時縣令來又
送梅侯赴錢塘詩曰一鶴隨車到郡朝剡山殘水尚蕭

條盤藏秋塚金方出箭挿寒沙鐵未消重見花開非舊

賞初聞麥秀是新謠幾時南作諸侯客醺酒江亭看晚

潮徐賁送張明府詩曰每喜論文久何堪又送行壺

深淹別酒歌短促離程水驛孤臨渡寒山半隱城潮生

知海近木落見秋清又送葉知縣詩曰黃葦丹楓葉

落時水雲漠漠雁來遲秋風長是身為客已自傷心況

別離貝瓊送朱質夫赴寧遠令詩曰萬里番禺自漢

通乘槎有客氣如虹地分銅柱風煙外山湧瓊臺雪浪

中帝子旌旗何處問黎人衣服與時同興來好和蘇公
語又度西南月半弓 王紱送張令詩曰作宰麻堤去
民風雜五溪世傳盤瓠後地接夜郎西臘釀多藤酒春
禽半竹雞到官應有便莫惜寄緘題 錙溥送蔣知縣
復任丹陽詩曰綠酒紅亭紫禁東不堪行色苦匆匆正
期霄漢登黃霸又見江湖復魯恭沙氣半蒸梅子雨浪
花初過鯉魚風道途跋涉須珍重自古循良簡帝衷
羅玘河源吟送熊節之知河源縣詩曰出宰河源縣非

是黃河源維彼黃河源其名爲火敦華言星宿海或曰
此天根君能如火敦身高在崑崙塊視人間世此縣安
足言請將天下縣一一向主論縣縣令如君行行信魚
豚 鄭善夫送楊明府入覲詩曰雙闕層霄上三山滄
海邊雲遶望鳬舄明府似神仙曲鼓離城調琴希清廟
絃煩君告天子百姓尚顛連 王穉登送孫明府知崇
明詩曰昔年芸閣侶鳬舄向南征官俸魚租入衙齋廬
氣成問程看日出到海聽雞鳴地僻無官長何須束帶

迎 高啟送長洲陞吳縣令詩曰青山隔苑橋改邑去
非遙官食新漆俸民傳舊布條稻花迎午放荷葉待秋
凋寂寞長洲路空聞五袴謠 錢希言贈翁鄞縣詩曰
四明二百八峯盤霧閣雲窗綠玉寒不信謝郎為縣令
三年騎馬未曾看

原頌後漢蔡邕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曰太顓為政建
時春陽我君勤止戾茲小黃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
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於刑濫惟務求

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元化洽矣黔首用寧惟以作頌

式昭德聲 又考城縣頌曰暖暖元路北至考城勸茲

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為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邈

成率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申戒羣僚

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清 晉江偉襄邑令傅渾

頌曰君稟二儀之醇粹履元亨之貞和比德金玉而堅

白不磨自處戶庭而名稱家邦不出門庭而聲播諸華

矣弱冠而應式叙起家而君斯民其為政也同厲秋霜

等惠春日刑不濫疎賞不僭親儀天地之簡易則大道
之清純是以其道易行其教易遵也凡我士民襁老攜
幼惴惴而懷君之恩顒顒而戀君之德相與援衡軒而
雨涕若赤子於父母也明明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光
惠我咫尺於以具瞻有觀其宅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風
抗其高雲垂其澤宛荆未清淮夷孔熾春日萋萋我車
既備光光我君爰登其司微微襄魯有垌斯記君有遺
愛民有餘思敢揚斯頌垂之來志

原贊晉孫綽孔松陽像贊曰君德既純固基宇高邃荆
玉不及喻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厲夫其溫恭篤誠善誘
勤勸外身崇物菲躬厚人指撝必謙動靜克讓允有古
賢之流風乃祖之遺令矣肇階方尺臨政弊邑潔齊冬
冰澤侔春露於穆我后含和體純行範乃祖德冠縉紳
降迹垂化澤侔三春超然遐舉遺愛在民 孫楚梁令
孫侯頌曰於穆君侯英才宣朗神鑒將來思通既往受
佐陝西臨我邦壤聲之所振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於

指掌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慎
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

增制唐李嶠授鄭仙客長安縣令制曰勅朝散大夫行
鼎州長史鄭仙客識量淹通理懷沈正攝官無怠歷職
有聲三輔名畿五方雜俗求人之瘼惟帝所難宜遷題
坐之風俾試鳴絃之化可檢校長安縣令散官如故

原啟梁任孝恭辭縣啟曰但以執笏丹墀累飛庭葉垂
纓禁裏屢改欄花顧慕階墀不願違奉下使戀主之心

施於犬馬傾日之志偏在葵藿 劉孝儀除建康令謝
啟曰所恐長安少年易為操彈渭城遊徼矜其獨勇清
路道奴固知難招輕綏飛駕且見為榮

增記唐李白兗州任城縣令廳壁記曰魯境七百里郡
有一十三縣任城當其衝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
之舊里也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
博厚川疎明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夫人列土所以代變
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材雄自高小人以鄙朴難理況

其城池爽塏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
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塊圯有如此焉公溫恭克
脩儼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紆百里之才撥煩
彌間剖劇無滯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
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
無遊手之夫機杼和鳴織罕嘖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
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
路任者昇其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數百年再復

魯道非神明博達孰能與於此乎白探竒東蒙竊聽輿
誦輒記於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迹
者也

增碑唐楊炯益州溫江縣令任君神道碑曰若乃左太
沖之詠史下寮實英俊之塲稽叔夜之著書賤職為老
莊之地孔宣父中都之小宰陳仲弓太丘之一官是以
德成者上道在斯尊陶潛則安枕北窗言偃則鳴絃東
武抑揚足以儀四海顧盼足以破三軍代有人焉於斯

為盛公諱某樂安博昌人也詔遷朝散大夫行益州溫
江縣令華陽西極漢水東流背面通秦越之鄉左右挾
巴涼之地風煙可接懸車束馬之山雲物潛通織女牽
牛之象神仙所宅則有二十四居途路所經則有五千
餘里金城石郭還聞上代之風國富人安時聽中和之
樂於是乎龍泉獨斷龜兆旁求品命千名封疆萬戶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六